

# 宁海一群普通人搭档搞收藏—— 留住，散落的“土著”文化

本报记者 陈醉  
县委报道组 陈云松

一套解放初出版的重刻明版本“方孝孺诗集”，不久前现身北京嘉德拍卖行，在此之前，它与宁波宁海唯一的关联便是“方孝孺”三个字。

“诗稿算不上国宝，很多收藏家兴趣不大。可方孝孺是宁海人，他相关的遗物对宁海来说极珍贵。而且跟宁海的关联不止此，这套书就是当时宁海一个胡姓的出版商出版的。”循着这些理由，59岁的厉志宏花了几万元的大价钱，抢下这套诗稿，这远比实际价值要高许多。

“不理智”，被专业收藏界视为大忌。可宁海就有这么些人屡屡“犯忌”，却乐在其中。并且因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，成立了“土著收藏协会”，专门收罗与本地相关的文化遗存。

短短的时间里，这些企业家、手艺人、公务员和普通人，用他们算不上雄厚的力量和完美搭档，创造了一种不一样的收藏模式。

## 谦让的“收藏合作”

专业收藏界里，你的心里价位绝对是个“商业机密”，可在宁海“土著收藏协会”里，这个秘密被公开了。

最近国内一个拍卖行的拍品信息传来，一对清早期的泥金彩塑提桶疑似宁海早期手工艺人的作品。

有了目标，“土著收藏协会”便紧急召开出手前的“碰头会”，亦如以往的每一次。这次来了五六个抽身得空的会员，他们围着桌子仔细研究了一番资料，讨论了起来。陈龙做了十几年手艺人，一手泥金彩漆绝活非常了得，据他的经验，这对提桶是本土早期艺人的作品无疑。

而后，四个人表态值得拍。

手艺人陈龙开出1.8万元，“我出2.5万元。”资深收藏家应敏明也道出了自己可承受的价位，另一位建筑公司的老总最后兜底道：“那行，如果超过2.5万元，我来拍！”

“敲定！如果拍卖会上举牌价格低于2.5万元，那这件藏品交给应敏明来收，如果超过2.5万元，那就只能请资金实力相对较强的企业家出马了。”会长厉志宏总结道。在他看来，这是他们“土著收藏协会”最得益的游戏规则，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力量来收藏，又不会让协会错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藏品。

因为珍惜而“谦让”，也因为要物尽所用，他们才要谦让。

不久前，“土著收藏协会”书画组负责人仇海斌得到消息，《听天阁画谈随笔》将在西泠印社拍卖，这是一套潘天寿为数不多的书画理论手稿之一，极其珍贵。“我们县里有潘天寿艺术馆，藏了许多画作，唯独文艺理论的藏品缺失，我们大伙便想着，这个稀有藏品落在我们任何一家都不如放在艺术馆里来得有意义。”所以，他们想着先征求县里相关文化部门的意见，他们不要，再自己去拍下。

“土著收藏协会”开始为手稿花落艺术馆而奔波。县文化部门在得知消息后，相当重视，希望以最低成本取得藏品。仇海斌等便一边找卖家沟通，希望他们把藏品留下，在拍前就转让给宁海，一边做参拍人员的工作，动员他们不要拍这件藏品。在他们的努力下，最终以低于政府预算的一半费用把这件藏品拍回宁海。

## 去乡村“捡”文物

一提收藏家，总略显神秘与高深，可“土著收藏协会”会长厉志宏却总说，他们只是一群捡漏的文化“破烂王”。

每周末，厉志宏和协会的大多数会员都会习惯性地到一些即将改



厉志宏在他的宝库中欣赏他的藏品。



从北京抢拍回来的方孝孺诗集。



漆盒。



铜手炉。

造的老村子里转转，或是到废弃的村落里瞅一瞅，村民们不时地以一脸狐疑看他们。这不，黄坛镇一户人家院子里的一块门板让他们眼睛一亮。

门板原本是块匾额，表面的漆基本退去，露出木头本色，上面写着“惟德是馨”几个大字，落款是乾隆年间一位名叫鬼山的八旬老人。虽不知道鬼山为何人，但可以考证，他是本地的书生。因为，匾额来自村里一处已经倒塌的古建筑群。

“这个建筑群本是浙东最好的古建筑，可是没有及时保护，上世纪60年代后就塌陷了，建筑群里的文物也四处散落，有些被村民捡走

挪为它用，有些被文物贩子卖掉。”厉志宏说，在农村其实有很多本地文物这样流失掉、损坏掉，很可惜，他们要做的就是将文物“捡”回来。

厉志宏敲开农户的家门，想买下匾额，可没了门板，农户说什么也不肯。无奈之下，他们只能打道回府，打算过阵子再去。

两个月后，厉志宏再次来到农户家里，却发现换上了崭新的门板，而匾额不见了。农户笑着说，有个“傻子”拿新门板来换走了。“可不能让本地文物又溜走了！”他们紧急找人四方打听买方，辗转多人，才以高出几倍的心里价格把匾额买了回来，而这比换一块门板要高出几百倍了。

这次经验教训后，厉志宏立了一个规矩，一旦发现好文物，不能拖，一定要千方百计磨到农民肯放手。

在前童镇，厉志宏看到一个老太太拿一个红橱柜放衣服，这是江南十里红妆典型的用品，可老太太说，她没有地方放衣服，死活不肯卖。他便径直跑到商场直接扛了一个大大的衣柜回来给她，才把这个宝贝换了下来。

## 各展所长的配合

在一堆藏品里，一件竹编和泥金彩漆双重工艺的祭盒看上去完整而精美，可是收藏者告诉我们，这家伙刚来的时候，灰头土脸，还“面瘫”了一大半。

会捡漏的藏家常常会遇到如此扼腕叹息的“损坏件”，虽然价格往往实惠很多，但大家或不愿意收或者不敢收。“文物可遇不可求，双工艺也很少见，他们的历史价值却不会因为文物的缺陷而减少，可是这藏品损坏太严重，心里还是没底，最怕他损坏后更容易整体崩塌掉。”

不过，幸好，“土著收藏协会”里有个特别的“分工”——“修修补补组”。组长正是巧匠陈龙。

一拿到藏品，陈龙便研究了起来。宁海出工匠，他小时候就住在工匠云集的长街镇老家四合院里，满大街的雕花、篾作、打铁、绣花作坊，耳濡目染，院子里的雕梁画栋也是最好的艺术教材，所以几乎各个门类的工艺都会一点，这是修补的最好“基本功”。

一个月后，当收藏者再看到藏品时，吓了一跳，整个完好无缺，修补的痕迹也找不出来。

别看“土著收藏协会”看着有些蹩脚，内部运作可是像这样各展所长地完美配合着。因为他们觉得，一人的力量有限，各人的所长拼在一起，便能1加1大于2。所以，在一长串名册里，会员分门别类，有瓷器组，也有玉器组，还有钱币、书画组、家具组等等。

擅长书画鉴定的仇海斌可是协会的“火眼金睛”，最近接到了一项重要的使命：寻找方孝孺的相关墨宝。

不久前，仇海斌听说余姚有人藏有一书稿，便第一时间赶过去，可是左看右看，他判定不是真迹。这几个月，类似的“空跑”已经成了习惯。“现在收藏市场有很多赝品，没有鉴定的绝活，肯定要吃大亏，所以一拿到协会给我的这个分工，我便开始到处拜师，强化我的鉴定能力。”

当然，还有收藏本土元宝的王强，收藏和综合利用地方古民居的陈日勇，偏爱地方红妆家具的应敏明，嗜好地方茶文化的周衍平以及醉心地方古窑研究的胡永伟等众多“土著”藏家，各以自己的特长，丰富着这个团队收藏。

## 江南忆

# 杭州上城区呵护城市“眼睛”—— 最是井边记忆深



郭婆井。

本报记者 马悦  
通讯员 蒋成杰 徐溶

“门前有棵菩提树，生长在古井边。”这是舒伯特歌曲《菩提树》里的第一句歌词。人离不开水，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井，不独中国，中外皆然。

随着现代城市的兴起，古井渐渐淡出城市供水系统。但在自来水时代前，井的重要性和河道一样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。

秋日上午，带上巡查记录本，蹬上自行车，上城区清波街道的文保专员黄雪文开始了第一次古井巡查。“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财富呀，马虎不得。”老黄认真地说。

记者跟随古井监督员一起巡查，细细翻开这片由古井串联成的历史地图。

## 古井，生活的叙说

隐秘的“郭婆井”，是今天老黄巡查的第一站。在吴山脚下的四宜亭路里，有一条2米宽的石板路，巷口的斑驳石碑上刻着“郭婆井”三个字。顺着曲径通幽的巷子往里，绿荫蓉蓉下便是“郭婆井”。

市民王月梅居住了50多年的家，就在“郭婆井”后。在她眼里，家门口的“郭婆井”就是她大半辈子的“老朋友”。

“郭婆井是杭州历史悠久的古井之一，一井十眼，两大八小，两眼大的在中间，八眼小的环绕周围。”王月梅为我讲解着。井旁的青苔石壁上，刻着古井的介绍：“郭婆井在铁冶岭北，酿酒煮药者多取之。”据《吴山大观井泉池潭》等古籍，称其为晋代郭璞所凿，故又名“郭璞井”。

“古井周围还是我们的交流场所。”王月梅说，饭后，主妇们就在拿着一盆衣服或碗筷往井边赶，涮碗洗衣的同时聊聊天家长里短。回忆起小时候的景象，王月梅仍觉得温暖如初。

时至今日，和王月梅一样，周围的七八十户居民仍旧依赖郭婆井生活。即便有对老夫妻搬到了望江门一带居住，心里还惦记着这口养育过自己的古井，一有空就骑车来背点井水回家，用着也格外亲切。

如今，王月梅和周围的居民也成了“郭婆井”的义务监督员。“井水是大家的，爱护古井人人有责。”遇上有不文明取水的人，监督员们还主动上前劝说、制止。

## 古井，城市的印记

位于吴山脚下的清波街道，地域面积不大，却拥有城市里最古老的记忆，辖区内共有7处文保、历保古井，数量遥遥领先。

“都说古井是城市的‘眼睛’，默默关注着城市的发展，我的工作就是要擦亮这些‘眼睛’，保护好它们。”老黄的工作就是每月一有时间就要把这些古建筑走个遍，细微的一个裂痕、一个磕痕都逃不出老黄的眼睛。

沿着古街，老黄领着我来到这条以“井”命名的巷子——大井巷。大井巷22号是“钱塘第一井”的所在地。

走进木制栅栏门，一眼就能看到五口六边形的古井，井

壁上刻着井的本名——“古大井”。相传，大井是五代吴越时韶国师所凿。《梦粱录》曾记载：“钱塘第一井，山脉融液，泉源所钟，不奈江湖之水，遇大旱不涸。”

作为老底子的皇城根儿，上城区的悠悠历史故事和古井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吴山脚下、街头巷尾、老宅深处……上城区拥有的126口古井，占了杭州全市现有总数的一半以上，犹如散落在杭城寻常巷陌的珍珠，串联起了历史片段，融入老百姓们的生活里。

来到“钱塘第一井”边，老黄先仔细检查了井栏的情况，又探头往井中查看水质。“嗯，今天的水质不错。”翻开记录本，老黄满意地写下了今天的巡查情况。要是老黄在巡查中发现问题，便会第一时间向各个文保单位、责任单位等及时反映情况。

老黄说，“在《杭州府志》里，古大井与虎跑泉、龙井、玉泉，以及郭婆井合称为‘杭州脚下之圣水’”。如今，“钱塘第一井”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，并通过古井保护工程，进行了全面修缮，成为代表杭州市井文化历史的一个景点。

观一井而知天下事。涟漪漪漪，仿佛望见六朝古都的兴衰。

## 古井，保护中“活化”

钱塘自古繁华，杭州和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晋代的郭璞井、唐代的相国井、吴越国的钱王井、宋代的下八眼井……围绕着古井，城市里形成了天然的社区，星罗棋布的井，还有不少以“井”命名的巷弄，都成了杭州重要的城市特色，串联起了一张贯穿千年的历史地图。

如今，杭州城内的古井能派上用场的已经不多，一些古井正在遭遇“只闻其名、不见其形”的尴尬境地。城区里居民们还在使用古井越来越少，古井也渐渐成为人们记忆里的故事。

杭州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丁云川介绍，上世纪30年代，杭州全市共有井4842口，如果以当时杭州9.8万户和人口数字54万人计算，则平均一口井要供20户人家或112人使用。但进入了自来水时代，杭州的井逐年在消失。有不少人甚至认为，这是和现代化大都市格格不入的“老古董”。

“其实，保护古井，更是保护生态。这一点从古井里的水质情况就能直接反映出来。”丁云川说，通过对井水的监测，山泉有没有受污染、城市地下水情况如何一目了然。一旦地下水水质有污染，周围土壤也连带受到了污染，更直接反映了城市的污染情况。

面对正在消失的“城市的记忆”，作为城市人理应有所作为。不少专家在古井保护规划思路中，提出了“以旧融新”的理念——古井除了凝聚历史的文物功能外，还具有独特的景观、旅游功能。

“如果把古井和周边的老房子、老街、老店、景区等相结合，也许古井就‘活化’了，也许就不会那么格格不入了。”丁云川说，他想到的也只有这些了。